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九

內閣總論

諭曰相道有關君德尚矣天造不論　文廟入正之臣悉出親擢固皆世之良也解大紳以妙年奇才受知　高廟舉施政所宜直述以聞援證不下萬餘言皆天下之大計晚遇　成祖柔謀密勿承　御注蹇義等十人品論確有定見其陰寢丘福等邪謀以定　仁廟有功社稷大矣而竟爲漢庶人所誣惜也胡若思入閣逾年出掌成均然以身率教人才翕然從化　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亦云不負所學矣及　車駕巡北京征北虜則胡

文穆金文靖楊文敏是從輔　儲監國總理庶務則黃文簡楊文貞是屬未幾胡以年尊黃以罪困繫洪熙以後文簡文靖文貞文敏皆職宮保文簡陰忌胡解蒙解死有力之詬不容於時文靖堅立名節溫裕有容而方用謝世厥施未融惟文貞文敏二公歷事　四聖爲國蓍龜其在文貞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止朝覲官領馬之非減惜薪司炭棗之費請復弋謙之朝疏免仲成之獄表暴儀智之賢存恤昌隆之後甄別中外之才處置南北之戍與夫封識啟白之謀易服用樂之辨亦幾於以道事君者矣其在文敏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止老的罕逃歸之師全驢駒河乏食之卒解夏原吉秉姦之誣見李時勉賈直之謗發

都御史劉觀之貪平漢庚人背叛之罪謫調江西之民兵處置甘肅之降虜與夫邊將之强弱才否四夷之順逆委曲邊境之遠近險易靡不備知亦可謂文武兼資者矣之二公者勳業之大亦既焯著海宇而或者乃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是未可知也張瑛陳山以舊寮入相然寡學多欲昧於大體
宣廟薄而出之其人不足云也楊文定起困踣之餘謙虚好學保太以貞其所上疏請早開經筵預擇講官論發戍悉從南北所宜誠老成體國用能與文貞文敏齊名葢自永樂以後正統以前宇宙晏然坐臻太平者三公不爲無力也三楊物故王振竊柄陳芳洲高文毅苗文康馬襄敏曹文忠張文僖諸公不能正

救其間遂有已已之變將時運使然歟抑委任權力殊耶景泰監國陳高當軸商文毅彭文憲江淵蕭鎡王一寧王文相繼入相然彭以憂去江蕭無所建明王一寧進由內豎王誠所薦蹤跡鬼蜮王文阿附王振久玷司憲秉國是未定復貢諛營進沮迎復而不遂敢易儲以無君使鍾同輩不得其死罪冠諸臣矣陳芳洲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瞱有時名及易儲之事不能秉國之是豈所謂患得患失者耶且怙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誣奏考官劉儼黃諫峻文深詆又何險也高商二公雖模稜其間小枉安焉然都御史楊善迎 太上皇歸高文毅奏禮宜從厚抗顏不屈商文毅正救南內事而指

揮盧忠不得竭其誠是所益已多會　景泰不豫諸公慮左右
生變密謀俟時復立　茂陵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徐有
貞當國步危疑之秋首倡南遷爲清議所鄙既乃易名冒薦以
治河功進職司邦憲遂附石亨輩貪天功以封爵入相殺于謙
并貶陳芳洲等十數人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經月不
息未逾稔有貞爲亨所嫉而出之古云出爾反爾其然乎哉
許彬老不足恃　英廟燭之明矣薛文清學有淵源多所自得
岳季方抱負經濟有古豪傑之風遭曹石不靖薛以幾去岳以
直竄豈徃來昭昭者不可測云李文達之際遇千載一時也吁
俞籌畫動中事幾槩其大者如消忠國之權靖曹欽之變褫[illegible]

駕之爵停采柴之征罷官校之緝邏杜邊臣之貢獻止汪后之殉葬赦建庶人之幽内煌煌盛美未易枚舉亦中興賢相也哉呂文懿彭文憲與文達同相陳莊靖亦繼入相然文懿早世厥施未究迨　憲廟嗣位文達以元臣在朝謨謀毗益故成化初政如指揮門達之謫成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之奪爵少保于謙等之復官賜祭改葬一時反正之功卓矣莊靖政體多達而勲德未昭文憲代文達首相多所條陳其論正名分均恩愛崇正道謹命令清理三營草場退減勢豪庄田請宣見大臣詳議政治乞戒勵各官勉修職業諍太監劉永誠之封伯定　慈懿皇太后之祔廟亦無愧於補袞之缺者劉文安裴聲翰苑三

進讜言援古證今理明氣壯及入相再上密疏皆濟世宏猷而
未及設施以沒將造化靳其才而嗇之也耶商文毅旣廢復起
懲艾思奮其所建白曰畨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
不得外受玩好曰許諸色人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以理冤抑
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
撫悉剴切時宜尤若撤去西廠力諫皇莊罷造玉皇殿閣停採
楚蜀木材復 景帝之位號定儲貳於西宮亦庶乎社稷臣矣
旣文憲物故文毅去位於是汪直凌橫威擬至尊中外縉紳卧
不貼席時萬文康首相巧營媚上冒籍戚畹嫉侮忠正深於仇
讐保養姦回切於骨肉結萬通繼曉李孜省輩以陰爲之援而

文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姦禍人家國不是過也佐以劉文和劉文穆彭文思尹文和相嫻以騰淟涊希世矧責其翼德秉亮光昭大業者哉　孝廟登極更化圖治文康文和輩斥不復留特起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故耿盧氏張華亭李襄城馬鈞陽彭莆田何盱江周陽曲倪金陵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而皆引列政府雖文穆尚留内閣挾私懷忌每有所軒輊而王公亦不少屈翕得人之效在六卿矣徐文靖天資寛厚行應表儀頼　聖明在上名卿協力坐享太平之休丘文莊博極墳籍潜心著述所補大學衍義諸書亦既登之大内權衡百度矣而見於功業者僅若此何哉劉文靖李文正

謝文正甲午入相遭逢　孝廟宣詔咨訪政治時劉謝二公方重不倚李文正文學淹貫將資獻納不幸天不純祐　龍馭上賓海內士民至今追思遐咏而不能已　武廟嗣統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倒置威福虐焰橫空搢紳凜凜時司徒韓洪洞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請劍必殛劉謝二公亦力主之幾悟　上心而焦芳希圖入相反爲內地用是愈無忌憚手握口銜恣其播弄而正人盡竄復矯詔指劉謝二公與韓洪洞張安福林閩縣諸公爲朋黨班示天下而焦芳遂由冢宰入閣表裏爲姦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時有劉宇曹元者媚竈續貂咸溷政本芳爲之奧援緊

後公卿歛遜靡靡無觀論者咎李文正累朝元老不免中立之譏然逆瑾狎視公卿每陽敬文正則正人有頼亦多矣王文恪博學宏詞蔚然人文所宗顧政歸帷幄佞倖而奉身勇退大臣之義固如是哉及逆瑾伏誅天下更始若楊石齋劉文肅梁文康靳文僖以後諸公其得失著於一時者昭不可掩其是非定於萬世者固自在也今 聖天子在上敬天法 祖納諫求賢凡可以生養斯民者無所不用其情中外士民喁喁然思見唐虞三代之治苟簡自當宁有不一心一德以賛嘉靖之治寧不負 聖明委任之意哉夫自設立內閣以來至於今百數十餘年三楊以後文達中輿然律諸聖賢尚有遺論由文達而下可

數也嗚呼惟艮其艱哉

殿閣大學士年表

解縉 江西吉水人進士革除四年由侍讀入閣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永樂五年謫廣西右參議改交趾參政十五年卒詔獄

黃淮 浙江永嘉人進士革除四年由編修入閣歷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元年致仕卒謚文簡

胡廣 江西吉水人狀元革除四年由修撰入歷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學士十六年卒贈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

楊士奇 江西泰和人薦舉革除四年以編修入閣歷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統九年卒贈太師謚文貞

楊榮 福建建安人進士革除四年以編修入閣歷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正統五年卒贈太師謚文敏

胡儼 江西南昌人經魁革除四年由檢討入閣歷左諭德兼侍讀永樂二年出拜國子監祭酒後加太子賓客致仕

金幼孜 江西新淦人進士革除四年以檢討入閣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

楊溥 湖廣石首人進士永樂末年以翰林學士入歷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定

張瑛 北直隸邢臺人[illegible]宣德元年由禮部左侍郎入閣歷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四年調南京禮部尚書

陳山 福建沙縣人洪武癸酉鄉舉宣德元年由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四年罷政九年致仕卒

曹鼐 直隸寧晉人狀元正統五年由侍講入直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十四年死於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忠

馬愉 山東臨朐人狀元正統五年由侍講學士入直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十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陳循 江西泰和人狀元正統九年由翰林學士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天順元年謫戍

苗衷 直隸定遠人進士正統十年由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入歷兵部尚書兼學士景泰元年致仕卒贈少保謚文康

高穀 南直隸興化人進士正統十年由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歷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天順元年致仕卒贈太保謚文毅

吳益 應天江寧籍吳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十四年由侍講學士入閣本年死于土木贈學士謚文僖

商輅 浙江淳安人狀元正統十四年由修撰入閣歷兵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天順元年爲民

彭時 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狀元十四年由修撰入閣歷侍讀景泰元年丁憂

江淵 四川江津人進士正統十四年由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加太子少師景泰七年出拜工部尚書天順元年謫

俞綱 浙江嘉興人正統中生員十四年由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逾三月改兵部詳南京禮部左侍郎

王一寧 浙江仙居人進士景泰元年由禮部左侍郎入閣歷太子少師三年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蕭鎡 江西泰和人進士景泰二年由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歷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兼學士天順元年削籍

王文 直隸束鹿人進士景泰三年以吏部尚書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天順元年典刑

徐有貞 直隸吳縣人進士天順元年由左副都歷兵部尚書入閣歷武功伯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本年爲民

許彬 山東寧陽人進士天順元年由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本年調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薛瑄　山西河津人進士天順元年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轉左本年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

李賢　河南鄧州人進士天順元年由吏部右侍郎入歷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二年卒贈太師諡文達

呂原　浙江秀水人進士天順元年由通政叅議兼侍講入閣歷翰林院學士六年丁憂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

岳正　順天漷縣人進士天順元年由修撰入閣本年謫戍後起修撰陞興化知府卒贈太常卿

彭時　詳前天順元年再入閣歷少保兼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十一年卒于官贈太師諡文憲

陳文　江西廬陵人進士天順七年由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少傅諡莊靖

劉定之　江西永新人進士成化二年由太常卿兼學士入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商輅　詳前成化二年再入閣歷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三年致仕卒贈太傅諡文毅

萬安　四川眉山人進士成化五年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十三年致仕卒贈太師諡文康

劉吉 直隸博野人進士成化十一年由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歷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諡文穆

劉珝 山東壽光人進士成化十一年由吏部右侍郎入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諡文和

彭華 江西安福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由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二十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諡文思

尹直 江西泰和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由戶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二十三年致仕卒諡文和

徐溥 南直隸宜興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由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弘治十一年致仕卒贈太師諡文穆

劉健 河南洛陽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由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歷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元

年致仕卒贈
太師謚文靖

丘 濬 廣東瓊山人進士弘治四年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于官
贈太傅謚文莊

李東陽 湖廣茶陵人錦衣衛籍進士弘治八年由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致仕
卒贈太師謚文正

謝 遷 浙江餘姚人狀元弘治八年由少詹事兼學士入歷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正德元年致仕

焦 芳 河南泌陽人進士正德元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四年致仕五年為民

王 鏊 南直隸吳縣人進士正德元年由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致仕卒贈太
傅謚文恪

楊廷和 四川新都人進士正德二年由戶部尚書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年丁憂

劉宇　河南鈞州人進士正德四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傅
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五年以附逆瑾削籍

曹元　大寧前衛軍籍進士正德四年由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入閣兼文淵閣大學士五年以附瑾削爲民

劉忠　河南陳留人進士正德五年由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
詹事府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六年致仕卒
贈太保謚文肅

梁儲　廣東順德人進士正德五年由南京吏部尚書入閣歷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十六年致仕卒
贈太師
謚文康

費宏　江西鉛山人成化丁未狀元正德六年由禮部尚書入
閣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九年致仕

靳貴　南直隸丹徒人進士正德九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
事府入閣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十二
年致仕卒贈
太傅謚文僖

楊一清　湖廣巴陵籍雲南安寧人進士正德十年由吏部尚書入
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

致仕

蔣冕 廣西全州人進士正德十一年由禮部尚書入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嘉靖三年致仕

毛紀 山東掖縣人進士正德十二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嘉靖三年致仕卒
贈太保謚文簡

楊廷和 見前正德十二年再起原官進太傅辭嘉靖二年致仕尋削籍

袁宗皋 湖廣石首人進士正德十六年由左長史入閣陞文淵閣大學士本年卒于官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榮襄

費宏 詳前正德十六年再召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嘉靖六年致仕

石珤 直隸藁城人進士嘉靖三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嘉靖六年致仕卒
贈太保謚文傳

賈詠 河南臨潁人進士嘉靖四年由禮部侍郎改吏部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入歷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十 大學士卒贈
太保謚文靖

楊一清 詳前嘉靖四年再召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八年致仕尋削籍卒贈太保謚文襄

翟鑾 山東諸城人錦衣衛籍進士嘉靖六年由吏部左侍郎
兼學士入歷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二年守制

謝遷 詳前嘉靖六年再召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七年致仕卒贈太師謚文正

席書 四川遂寧人進士嘉靖六年由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未任卒贈太傅謚文襄

張孚敬 浙江永嘉人進士嘉靖六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年八月致仕九月
召還十年致仕十一年再起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本年致仕

桂萼 江西安仁人進士嘉靖八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保兼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本年八月致仕九月
召還九年致仕卒
贈太傅謚文襄

李時 直隸任丘人進士嘉靖十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卒贈太傅謚

文

康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進士嘉靖十一年由吏部尚書兼學士入閣
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致
仕卒贈太
保諡文襄

張孚敬 詳前嘉靖十二年以原官三召入閣加少師十四
年致仕十五年再起入閣未任卒贈太師諡文忠

費宏 詳前嘉靖十四年三召入閣
本年卒于官贈太保諡文憲

夏言 江西貴溪人進士嘉靖十五年由禮部尚書入歷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十一年閑住

顧鼎臣 南直隸崑山人狀元嘉靖十七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掌
詹事府入歷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十九年卒于官
贈太保諡文康

翟鑾 詳前嘉靖十九年再起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二十三年削籍

嚴嵩 江西分宜人進士嘉靖二十一年由少保禮部尚書入閣
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四十一

致仕
削籍

許讚 河南靈寶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由少保吏部尚書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二十四年閒住卒贈少師謚文簡

張璧 湖廣石首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由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二十四年加太子太保卒于官贈少保謚文簡

夏言 詳前嘉靖二十四年再起原官入閣二十七年典刑

張治 湖廣茶陵人進士嘉靖二十八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歷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卒贈少保謚文隱改謚文毅

李本 浙江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二十八年由少詹事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十年丁憂

徐階 南直隷華亭人嘉靖癸未探花三十一年由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三年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

袁　煒　浙江慈谿人嘉靖戊戌探花四十年由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以病致仕卒于途謚文榮

嚴　訥　直隸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四年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四十五年以疾乞歸卒年七十四

李春芳　直隸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四十四年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後改華蓋殿為中極殿隆慶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郭　朴　河南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四十五年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隆慶元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傅養病

高　拱　河南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五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隆慶元年養病

陳以勤　四川南充人嘉靖辛丑進士隆慶元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四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

張居正　湖廣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隆慶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累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加太傅萬曆十年以太師卒年五十八

趙貞吉　四川内江人嘉靖乙未進士隆慶三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四年以太子太保兼掌都察院致仕卒年六十八謚文肅

殷士儋　山東歷城人嘉靖丁未進士隆慶四年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五年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六十

高拱　見前隆慶五年復入兼掌吏部六年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削秩卒年六十七

高儀　浙江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隆慶六年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本年卒年五十六

呂調陽　廣西臨桂人嘉靖庚戌進士隆慶六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萬曆六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致仕卒年六十五

張四維　山西蒲州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三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十一年丁憂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毅

馬自強　陝西同州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六年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本年卒年六十六贈少保謚文莊

申時行　直隸吳縣人嘉靖壬戌狀元萬曆六年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萬曆十九年致仕

余有丁　浙江鄞縣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十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十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敏

許國　直隸歙縣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萬曆十九年九月
內致仕卒贈太傅謚文穆
王錫爵直隸太倉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
王家屏山西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二年以吏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丁憂十六年十二月以禮部復入

内閣大學士行實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自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宿老不敢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

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
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主矣惟願
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
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
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國玩
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
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
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

隸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矣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祠以厎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定官名易服色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於衆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於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不加棰楚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

以禦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隳城池銷鋒鏑諱兵事以爲天下
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
歲月守以里胥頒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
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教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
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
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有識縉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二十
三年潛奏縉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縉優閒怠遊
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益以繁劇玉成之也值都御史袁泰搆
害張某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
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冤疏　上悟其

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　高皇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曹國公李景隆錄其詩以聞召還入爲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以來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命縉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靖難師起過江約周是修死節不果往會　文皇正位雅聞縉名召置左右擢翰林院侍讀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爲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

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當謹終於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即令赴柔儀殿見之本年復進侍讀學士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閱　高皇御製文集諭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於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

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皇太子諭緒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嗣後纂修洪武實錄及永樂大典悉命緒爲總裁官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寄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議大夫五年福等初議泄於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譖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右叅議旣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逕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邀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經歷高得暘及李志剛十三年縉死

獄中年四十七子禎應禎亮舉家俱戍邊　仁宗登極特宥還
官其子禎亮爲中書舍人
縉褊宇曠略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所
獎進　太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
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
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誕而附
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
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仁
宗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

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年　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乃今知非狂士也所著詩文散失不全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靡未幾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illegible]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illegible]遇人有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illegible]若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訥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

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

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又不畏彊禦承

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怨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

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 上前率引爲己過其文雄勁

奇古過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

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

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

像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

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有所論諫豈下於魏徵君留於仁宗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又云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暨　宣

廟初漢府東發交阯南叛悉如縉言

瑣綴錄云　太宗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内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内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

育德錄云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傳信錄云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又云永樂 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番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歡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縉負奇器抱儁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摽蛟蚪陸剸犀象淵乎其不竆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如者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

上庖西萬言疏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眞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淸華容賚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而獨幹運廟謨措神器於磐石視古英哲何以加諸然諫沮交阯力抗權倖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黃淮字宗豫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自幼挹鉅人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詩十四補邑庠弟子員臬司官命賦挑燈杖詩語皆出奇驚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年靖難師過江同百官歸順　文皇入正大統首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旨儕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尋進侍讀一日有告黨逆者淮

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 上從之而大猷遂息吏部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征討官員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示人以不廣也 上即罷之永樂二年 上命解縉與淮爲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撤棘入覲 上以得才之多爲之甚喜三月 上欲立東宮預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王法 上意遂决册立 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仍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輔導 皇太孫七年 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八年 車駕親征胡虜適長

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請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之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果如淮筭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來朝　上命玉工以全璞製印畀之淮曰　朝廷賜諸番御勅所用勅命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如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　上嘉納之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潛蓄異志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禍諸淮

尤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獄中凡十年淮在狴犴惟賦詩引咎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會　仁宗嗣位釋之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熈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時夏五月上不豫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晏駕羣情洶洶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仍命淮留守師旋因請歸田時淮父擇庵先生八十有九淮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弗懈父沒　上命以一品禮葬既襄事淮拜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麓

翼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命宴餞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九月辭還歸田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於家壽八十三諡文簡淮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命讞疑獄而疑獄無寃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爲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淮正色直之於是人目爲大認眞者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

縣笥瑣探云　文廟眘任文學嘗於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時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凡

二十九人及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黃文簡
公淮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
勤耳惟今翰林有一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儕諸人
之列但跪階下臨搨頗逼真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諸
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
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
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有
同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冒錄謂淮忌胡廣解縉縉之死淮有
力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容於時下獄廿年家食二十餘

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而同事七人縉既罹羅廣亦蚤夭惟文

貞秉鈞文敏謀幄淮之蒙詬亦未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

詔獄惟西楊秉政最久東楊帷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

國士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增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幼孤力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受從

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己卯以詩經領鄉薦革除二年

廷試與溥等一百一十人王艮當第一　上以艮貌寢不及胡

廣且策有宗藩陸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擢進士第一易其

名曰靖授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廣與周是修解縉楊士奇金

幼孜諸人約死難及廣歸家解縉使人瞷之知其志不果及期是修縊於應天府學銀杏樹上廣不往　文皇履極以萬幾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裁决庶務特命解縉黄淮立御榻之左以備顧問已而開内閣命解縉黄淮入典機密又選廣與楊士奇胡儼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遂進侍講仍復舊名踰四月改侍讀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命侍　皇太子與縉等分閲講義解縉閲書金幼孜閲春秋楊士奇閲易廣閲詩每有疑處　皇太子必召解胡

四人相與辨析暢而後已永樂四年七月 上一日問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太早對曰臣鄉民多勤且多種早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爲然至於人君亦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於天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俟旦改之益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命撰神木山碑文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六年七月命同淇國公丘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

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衙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源恢弘智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聞本年冬廣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問曰黄淮不滿於楊士奇何也廣對曰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益因解縉重士奇輕淮故併及於臣 上曰知汝不容於淮惟朕不爲所惑廣頓首謝七年正月扈巡北京二月甲戌 聖學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足以爲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要朕因幾暇采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於

身心家國天下者類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曰　帝王道德之
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扈征本雅失里
上大閱誓師聞兎刺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今日此舉非
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愼齊戰疾願致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
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效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
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也廣曰成算在上
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咨於芻蕘朕曷
敢任已以掩羣策暨旋師廣等須賚有差九年督罕提吉并女
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民以此輩貪殘數
爲邊患宋歲賂以金帛剝民膏血若餌虎狼今既畏服授官賜

賚捐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月乙巳重修　高廟實錄命廣同楊榮胡儼等爲纂修官十二年十一月甲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爲總裁官十三年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十四年擢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上大嘉賞會丁母憂

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戚爲民厲

上詔罷之永樂十六年寢疾不起尋卒於官壽四十九　上諭侍

臣曰天生人才難得廣速折乃爾慟悼久之　命有司治棺斂
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
廣孝與廣始也　仁宗登極加贈榮祿大夫少師仍賜其家金
鈔文綺官其子種爲檢討廣博學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
談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爲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
言奉　勅修　高皇帝實錄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
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尤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時
所著有冕菴集扈從集若干卷
塵談錄云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
翰林擬吉水王艮爲首選　當宁覽之而易以胡故艮止爲榜

服後　文廟靖難師起艮家居不食而死廣被知遇入内閣荐台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閣學記云　國朝選士擢冠於庭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至廣益大以肆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大造於後學者觀其扈蹕惟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以下鮮與其儷云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孤力學越章貢浮琴江纖鄂渚登黃鶴樓與蔣隱溪子立恭遊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赴試吏部將官之尚書張紞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而已列名第一授王府

一審理副會　成祖即位遂擢爲翰林院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
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
中典機密尋陞侍讀　上嘗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
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
修其職永樂二年　仁宗爲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
允益見寵任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義於　上前覽
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因奏
二帝三王所以脩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　上復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證庶幾易入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

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常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志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講胡廣及士奇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志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斥四裔士奇曰當焚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

以示罰悉索其所著盡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
然其所著書最是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
物將以餽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獨召士
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
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
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
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
講時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鬱感疾勉强奉職如
平時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
奇進曰臣從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晩同立右順門下賜忽

仆地旁人怪賜無人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　上聞士
奇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
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　上
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與士奇曰請以有
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一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
●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行有
攸事由是亦屬意用之七年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
白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猶恐
惟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illegible]

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大學衍義爲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濟校正因諭士奇曰廬陵有君子爾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久果何如士奇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無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

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月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月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

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士
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
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令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
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
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
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國
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
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
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士奇對曰
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

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
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
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至今存焉　皇太孫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
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義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
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者　上聞之喜
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
知之可謂得人矣十五年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本義要旨
爲一編既進　皇太子悅賜名周易直言踰年輯成又名曰周
易大義本年　陞翰林院學士仍兼諭德會　上巡北京命輔

皇太子監國十二月有疾　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酒米給之十八年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以歐陽修勉之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漢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子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士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令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太孫曰有敬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

曰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爲貶臣兩人不應先及　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炭之用士奇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即有此雖云歲例得無過多　上曰數日事叢脞益急遽中遺之不暇致審耳即命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語羣臣明日且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　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

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日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黃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粹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士奇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翰林以士奇等所受誥草進呈 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謂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 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茲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為

大理寺少卿而陞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即復其官本年

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特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

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

領牝馬太僕寺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

可慶怒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

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傾貲破家累子孫朝廷可負

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報其事不擬明日士奇又

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

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處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卿言而罷今有名矣示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勑止散馬士奇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審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　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士奇與詣進

等人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勅禮部設而不作未
報乃復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士奇言越三日
上召士奇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
言爲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
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
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
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勩二十年故
賜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
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
言辭祿皆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

廉潔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
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
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即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
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
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
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助
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
何憂洪熙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士奇時蹇義先已受賜
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
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

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退事　陛下二三年後全歸山林受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士奇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吏乎四月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士奇及蹇義夏原吉楊榮等皆曰　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矣士奇對曰　陛下恩澤已數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三卿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闕抑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

倘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士奇進曰謙雖昧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怒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

士奇曰此非臣所言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

士奇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也

下知聖德謙虛之實　上知士奇巨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予惠黎元朕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難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末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趙王則朝廷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勑詰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士奇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

孫吾輩可否也士奇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
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
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
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士奇二人繼之門者
不内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之　上不懌而止車駕還
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
士奇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
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
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
羣言示之自處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

容都御史劉觀持勑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月親厚因薄陳山竟疎斥之久之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
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决三年十月下都御史劉觀於獄士奇舉通
政使顧佐代之臺紀遂振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
下寬恤之令獨召士奇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税糧自當免民
間有欠孳畜馬騾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有所當恤凡爾所知
者當悉爲朕言士奇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
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
與減除部府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取辦民費價
十倍不能完惟當於産有處取之無者勿强也年來刑獄不清

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
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旣勞困而
妻孥失顧未免怨嘆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
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
漕運而倉廪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卽書敕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三月淸明 上奉 皇太后
謁陵士奇扈從 上曰母后爲朕言先帝在靑宮惟卿言不避
忤意 先帝能以不敗事又諭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
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月旣夕 上微行
至士奇宅傳呼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

稷之身自輕至此櫌櫌塵埃誰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曰海内平靜
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　天子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
萬一有寃夫怨婦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
言　上歎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七年二月　上
諭曰士奇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知又有可恤者乎
士奇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　聖恩而戶部不行追之如舊此
循習之弊　上咈然曰今欲再下勑寬恤必舉此爲首如再有
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士奇曰逃移之民朝廷既赦
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私不能恤則

必逃聚山林相結爲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爲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　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士奇又曰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收葢一時權宜今鈔法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爲一例　上命納銀一兩折鈔百貫又言小人之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將用之士奇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犯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

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用士奇又奏臣見聞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俾推廣仁恩徧及天下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士奇審議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　英廟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爲心率其同列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忠直如尚書黃福當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山東河南江西去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爲非者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在太僕寺苑馬寺關用西蕃在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議者取自上裁詔皆如所言士奇等又上疏曰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

康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
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
條奏惟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巳
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 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
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遂告諭士奇等專以擇講
臣爲務尋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士奇又念
今遣御史淸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
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
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伏調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
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遠困於無資多致

死亡深爲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有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餘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

因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加心事雖若緩關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糴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遇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服問理聽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艱窘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官

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士奇與楊溥等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至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自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興議多以得人為言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

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鑑在前可無疑也、聖上所論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進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士奇議五年士奇YYYYYY以四方兩澤不足率同列上疏曰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欠悉皆宥免生民既

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未清歟　聖心惓切惟
在施仁恐理刑官奉行未至乞命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
公正無私者一人賜之以勅公行天下審錄囚犯親詣州縣召
集里老親臨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輕罪有疑者即與
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
意從之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太監王振意主征
之上奇爭之不省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士
奇因贈詩有懷忽忽遠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
功爲南方之大病初　胡后賢以無罪廢爲仙姑是年病殁
張太皇太后而殂　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儀時士奇於

病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衆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　太后議以嬪御禮葬言雖不行人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　上優旨留用九年士奇不自安　英宗賜之璽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惟倚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久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為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啓　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弛收方

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秘不傳人知其爲敢言者又存心忠厚急於爲善自布衣時篤念戚屬周恤急難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嘗爲塾師有儒士過館下棲棲然攜書數冊士奇詢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譖毀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取人

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
不得於士奇者怨誹忿典不卹也直道而行不爲阿狗求樂宣
德中有同列譖士奇於　上者皆賴　上聖明不聽士奇聞之
亦不爲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宗
皆存其後尤矜細行擇友善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曹亟治
具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仲舉蘇州人官
至禮部尚書又嘗省展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九
疇時爲兩淮運使餽雞四翼茹一盤即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
揚之義黙寓於交際如此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
志東里集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召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卿然終從卿言始不敗事常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迕而不從謹之士奇對曰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

事未辨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嘗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頷之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趨下叩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

初敎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日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黙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文士令尚不知耶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及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跅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　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艮者不侔矣然而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始終如一非謂社稷之臣歟或者乃以

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人天資英異父伯成嘗遇堪

輿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八閩革除庚辰會試中第

三名廷對擢二甲進士入翰林院爲編修靖難師過江同百官

歸順　文皇履極更其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

齒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

已出惟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

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

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備

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顧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詔榮以報書示之諭曰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又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許子謨齎勑撫諭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悉已復業 上以奏章示榮曰卿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信任益重時四方之事方殷榮與解縉等七人日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閣中親閱其所治咸稱 旨皆進官榮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階承直郎永樂二年春二月修古今列女傳書成賜紵絲襲衣鈔幣復而

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秋九月庚申　成祖謂榮曰朕即位以來爾朝夕在左右敬慎勿懈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思保全之道爾亦宜益謹厥終庶兩盡其美榮對曰　陛下不以臣愚陋特加委任敢不勉圖報稱　上大悅賜象笏幞頭公服尋賜二品金紵絲衣榮入謝且言恩禮太過　成祖曰卿在朕左右機務所屬贊翼之功不在尚書下故特賜二品服以示旌異豈爲過哉三年乙酉秋九月召榮詳議諸司事宜以奏對稱　旨賜二品金織紗羅衣及鈔幣四年丙戌二月榮得寒疾不能造朝　成祖聞之亟命中官偕御醫將用文視之還奏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

時奏報至痊乃已及榮入謝重加慰賚仍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五月奉　命往甘肅規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　上大悅時盛暑　命取瓜親剖賜榮且遣中官賜以羊酒　勅命休息十一月朔陞奉議大夫右庶子仍兼侍講六年戊子六月聞父訃告歸　賜以鈔幣命馳傳以行旣襄事乃撿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爲葬之孤弱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産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　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勅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資

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
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夙
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
實　宗社之靈　上天賜慶篤生眞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
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
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
導於成廣推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　太祖高
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
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

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七年巳丑春正月榮聞
毋訃當去職時　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
馬三月抵京賜宴榮辭以毋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
嘗　命從遊萬歲山亦辭弗與特召之行復蒙賜賚秋七月甘
肅總兵官都督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往
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賜以米鈔九月復　命持節請亦
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經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
務既抵亦集乃封福還至甘州福盛陳餽遺一無所取冬十一
月還京復命及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賜以襲衣鈔幣
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壬

戍　成祖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與語良久奉　制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　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　成祖甚嘉之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滅如前日之詩安知不爲讖乎榮下馬叩首且言曰　陛下德威廣布賊若不散旋當殄滅安敢拒天兵　成祖喜命賜羊酒三月壬午　車駕發凌霄峰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隊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隊馬撒盡

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羸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憚疲勞翼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狠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 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三月乙未 車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清冽可愛命榮同胡廣往觀遊中官以銀瓶汲取 成祖親嘗之味甚甘美復賜榮等飲士馬爭趨之皆給足 命之曰神應泉又明日榮等應制撰神應泉詩銘 成祖覽而嘉之是日寒甚特賜上尊以勞之五月丁卯 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

至是稍逼賊境　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下以
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乏食榮力言即日召乏
糧者赴中軍以　御膳所儲糧炒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
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酬其直由是獲全者衆秋七月丙寅至開
平中途召榮還南京計事至南京　皇太子賜鈔幣金織麒麟
衣銀箱鏤花香帶及石刻蘭亭兩賜宴於翰林命隆平侯張信
尚書蹇義款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及還北京賜綵幣鈔米羊酒
等物冬十月扈　駕南旋賜鞍馬錦衣補襪及路費屢賜珍饌
嘉果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伴送且勑
速來抵家拜謁墓下如初喪還京　成祖召問閭中民情暨歲

豐歎榮條對詳實命光祿寺賜酒饌勑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
月　命考應天鄉試取舍精當衆悅服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
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諭諸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禮
敬榮講授有程度　諸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召諭切至且
曰他日學成即汝訓廸之功榮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
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　嘉納或訪以政務
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皇太
子每稱其忠直十月預修　[illegible]實錄命爲總裁十年壬辰
十一月甘肅守將[illegible]言叛寇老的罕[illegible]
去王赤斤蒙古[illegible]志　勑守[illegible]

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略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
以勤大軍遂勑彬旋師叛者尋附十一年二月復扈　駕幸北
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
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
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
廢營中稍間爾等即以經史講說庶知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可
以鑑戒也榮每遇駐營伺間進講　皇太孫甚嘉重之四月駐
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
勑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晚涼　成祖
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

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　上是其言

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成祖諭榮曰五經四

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發明者爾等宜采

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

自爲書未有統會卿等宜類聚成編務極精備用垂永久　命

榮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於東

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甚豐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

士題名碑於太學　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賜文武羣臣鈔有差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illegible][illegible]酒

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　命宴於禮部并賜鈔幣十四年丙

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賜
錦衣鞍馬鈔幣十五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
榮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
月庚戌朔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
良久嘉奬再四曰庶幾少副朕心焉　賜宴并鈔幣紗衣會學
士胡廣歿榮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榮在衆中詞色
嚴厲諸大臣往往忌嫉陰欲疎之屬北京國子監乏師因薦榮
可爲祭酒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
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
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

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後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懷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服榮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凡所改皆益國利民之事十八年庚子正月元宵節　成祖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　御製詩榮奉和以進　成祖覽而悅之肆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特賜宴於禮部

先是　成祖以四夷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大學士聰俊少年者習之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　上怒將罪之榮力救得免遂　命榮掌之榮訓厲得宜自是悅服不敢妄有所言教皆有成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命榮曰

侍左右竭效心力時密加賞賚他人弗與焉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 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 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勑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明日 成祖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歲寒松栢也榮謝曰職分當然成祖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壬寅降勑訪求民隱榮首陳利國便民十餘事 上嘉納命悉入詔條頒行之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言所中 成祖怒欲罪之榮力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憸邪誣罔 上

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怒稍釋寘而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賜衣鈔鞍馬每軍中命公侯大臣議機務容令榮參決無不稱 旨特召榮於 御幄中同公侯大臣坐飲凡有賜賚榮與之俱其特賜榮者公侯或不與俱而諸扈從文臣亦皆弗與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 命榮坐前列食上殽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士馬糧餉爲艱有以建文間江西漿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 成祖以其奏示榮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復徵

之是失信也　成祖笑語榮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二十
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　賜羊酒帳房等物八月駐師萬
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接宣詔每以楊學士
稱之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城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
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賜以御饌慰
勞甚至冬十一月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紵絲金織衣二襲
靴襪二雙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
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　成祖曰卿言
深合朕意遂勑中官伯力哥及所護諜者往虜中諭其部落歸
來遂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

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刼漸至滋蔓請發兵捕之　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勁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榮從容進言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爲亂若寛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成祖曰卿言是也可勑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晩也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　命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　成祖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内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已乃命

曰東宮歷歲滋久政務已熟吾還京之後悉以軍國之事委之
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何如榮對曰 東宮孝友仁厚
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成祖喜命太監馬雲以羊酒賜
之辛卯次榆木川 成祖不豫召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
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一遵古禮欲含如度謂太監馬雲
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官上食如常儀衆是之復
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者有欲假他事作勑用
寶馳報者榮曰 先帝在稱勑今稱勑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
次雙筆峰榮奉 遺命馳訃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 大行
皇帝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 皇太子嘉歎賜

以白金鈔幣召吏部尚書蹇義謂曰卿其識之他日吾將大用焉翌日復承 命同義等議即位事宜榮首條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進皆嘉納之命入詔條頒布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緞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於東宮練達老成今嗣位須卿等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朕將采納君臣之間兩盡其道庶幾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榮頓首受命而退遇事屢有所陳 仁宗

皆嘉納之十月　皇太子正位東宮榮以師傅之重朝夕侍側悉心匡輔丁巳大理寺奏決重罪　仁宗特召少傅楊士奇及榮至御榻前諭曰比歲法司濫刑往往出於鍛煉　先帝嘗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錄卿與士奇同之由是冤抑者多伸理十一月丁亥　仁宗皇帝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以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諛悅取容或有忠良進一言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卿等當以此為戒君臣一體終始

協心朕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誥詞 親增二語云勿
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榮對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十二月加工部尚書
仍兼二職 勑曰茲爲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
爲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
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
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
盡忠爲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爲果斷致有今日國家寧謐
宗社奠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重賚奏者哀悼倉皇
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

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併
支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
及　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　仁宗聞計之時
不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勑奬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
護喪事賜白金鈔幣洪熈元年正月　仁宗御奉天門朝羣臣
撤樂止行五拜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皇上新即位天
下文武之臣以暨海外諸國悉來朝賀宜設鹵簿作樂如大朝
之儀以稱瞻仰弗聽既而震固請　仁宗曰山陵甫畢忍遽即
吉明旦朕亦不欲臨羣臣震復進曰四方萬國遠朝　新君皆
願一覩天顏雖聖孝有所弗忍然宜勉徇輿情　仁宗顧榮等

曰禮過矣奈何榮等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受朝不宜備禮從
之翌旦諭榮等曰爲君以納言爲賢爲臣以直諫爲忠如朝會
一事若從震請追悔何及賴卿等直言幸免斯咎自今有弗逮
卿毋惜言之各賜鈔幣丁丑榮懇辭尚書俸　仁宗曰卿居侍
從之職勤勞多矣矧　皇考賓天遠在外卿獨在側盡力綱維
每贍奉　几筵念茲弗忘今與三俸亦豈爲過卿其勿辭榮復
曰臣等祇承　先帝職分當爲過受厚祿實所未安終弗允三
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
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乃可以
長保富貴顯宗孤子其篤意訓之五月庚午朔　勅修　太祖

皇帝實錄命爲總裁每朝退　仁宗還宮遇有機務須計議者
必親御翰墨書榮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規畫榮條對
詳悉皆如　聖意辛巳　仁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
恟恟奉　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　見榮進言曰中外
臣民翹首以俟遂兼程而進既至民心大定六月庚戌　宣宗
卽位益推心委任榮承事尤謹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甲
辰　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命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
正月乙卯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命總之且諭榮書館
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
具聞黜之榮處之適當人皆悅服八月辛未漢王叛僞命指揮

主斌爲太師知州朱恒爲都督奪民馬爲戰馬放囚徒爲卒伍以金帛結京軍爲内應差百戶陳剛齎本指斥乘輿聲言犯闕皇太后憂之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川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詔討王斌等同爲謀者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且面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又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
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成卷賜榮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
酒器茶鍾瓶罐香爐之類十月交阯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
三世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以示文武大臣蹇義夏原
吉等皆勸發兵擊利　上召榮及楊士奇定計榮曰交阯在荒
服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爲君漢唐以來雖嘗爲郡縣然
叛服不常棄之可也時楊士奇亦贊榮言當從　上從之十一
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飲并賜白金鈔
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銀箱椰杯臘
日賜繡衣二襲三年戊申正月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

萬歲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賞鈔三千貫二月甲申命榮同
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　萬歲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
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賜茶及
蜜漬珍果從至新　圓殿俄頃　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　命遊小山
看西域所貢二獅復遍閱諸景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
各賜鈔三千貫鸂鶒一連從者賜鈔三錠并給酒殽且傳　旨
免謝明日入　見復各賜椰子慰勞甚至三月癸未奉　命持
節冊　中宮禮成賜白金綵幣秋七月辛酉賜遊内苑賜以金
銀綵幣玉杯酒餜等物未幾賜玉帶瑪瑙鶴頂龜筒琥珀花犀

合香諸帶及龍骨等繫腰皮裘黑貂鼠帽八月戊申扈　駕巡
邊給以内廐良馬　命榮先從出塞日賜　御厨酒饌乙卯師
次寛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
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凡十篇各立題意　宣宗皇帝
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十月乙酉不欲煩榮以有司之務
乃　賜勑奬諭曰卿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効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盍以春秋高尚
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傅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
乃副倚毗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

眷注老成之意一日 上問今日之貪誰甚者榮對曰莫甚劉
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及楊士奇薦顧佐可代榮曰佐亦
嘗爲京尹能禁下吏政清弊革有旨令劉觀巡視河道拜顧佐
爲右都御史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
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
繫腰等物七月建議鈔法 上以榮有益國利民之心賜紗羅
羊酒果物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 旨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可以袪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 御製詩一章尋
給賜河南男婦六人十月癸未 駕兩至文淵閣賜詩文鈔并
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太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及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正月元夕命觀燈於 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凡遇時節必賜以詩章及內珍羞異果壬戌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尋賜鈔一萬貫并猪羊海魚等物二月乙未 宣宗侍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庚子 宣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佑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殽及金織紵綵表裏辛丑進詩謝 恩三月己酉回京 賜青紅毯子

駝褐四月丁巳 皇太后千秋節賜鈔三千貫甲申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焉賜鈔一萬貫六年二月甲辰聖節賜宴恩賚甚厚乙巳 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褒嘉之榮昔有賜賚必奉親及親殁而 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爲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䘏親族故舊朋友之貧乏者七年壬子正月元宵節賜觀燈於內苑仍賜白金綵幣遣中官送於其第秋七月屢賜 御製祖德詩招隱歌猗蘭操重陽節 賜宴及內醞珍羞十二月丙寅皇太子千秋節賜綵繡麒麟襲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

三載 賜宴禮部降 勅獎諭曰卿以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經
濟之才歷事 皇祖 皇考踰三十年多効勤誠以樹勞績朕
承 祖宗大統亦惟資 先朝舊臣以匡以輔共圖康濟益自
朕即位以來卿秉誠心躬勤夙夜攄其嘉謀嘉猷賛助不逮朕
飭武事綏懷夷狄而軍旅之政四裔之情明習周知莫踰卿者
忠言讜議裨益惟多肆特陞弘化之職今滿三歲嘉念良深特
宴勞於禮部仍賜勅獎諭於戲自古人君言人惟求舊惟朕以
至誠任卿惟卿以至誠事朕同務戒儆以令始終庶幾允翼天
工用光 祖考欽哉九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
祿寺日供酒饌北還恩賚甚厚十一月甲戌朔 賜詩褒嘉詩

曰武夷巍峩青插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磅礴之所產往
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湯若芬濂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
登詞垣 皇宗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他暇懷忠秉誠履堅
貞臨事果毅智識明崇中頗牧材卓犖風雲際足千里輕顧予
朕德嗣天位旰食宵衣惟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休戚
繫於一人大厦之興藉衆材爲[illegible]輔弼臣卿事 文祖兼
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俾予保土有大抱負堯舜其君
民爵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耀千春十年乙卯正月甲
戌 宣宗晏駕榮與少師蹇義等命議即位事宜舉慨羣情壬
午 英廟即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至蒞

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戊申命護 梓宮葬景陵賜白金
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山陵畢復賜白金鈔幣秋九月
庚午 勑修 宣宗皇帝實錄命充總裁 賜宴禮部冬十月
辛亥命監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
尊珍饌十一月丁丑以 聖節賜綵繡雲鶴襲衣寶帶明年丙
辰改元正統榮與太師英國公張輔等二三大臣建議開 經
筵以緝熙 聖學詔可其奏且命精選儒臣充講官降 勑勉
諭曰朕祗奉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
即位以來崇道夙夜不惟厥道以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
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

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
安天下卿等宜盡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
曲以徇好庶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輿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故諭三月丁卯朔　上臨軒策試進士
榮讀卷　殿中勞以羊酒庚午宴禮部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
講榮講堯典克明俊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
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尋復賜金織
紗羅襲衣金箱玳瑁香帶各一榮以累　朝舊臣親受　顧命
被　皇上眷寵優異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精力瀕老而不衰
遇事雖繁劇應之常若簡而有餘凡所論建動協人心夏五月

甲申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戊辰陞授
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己巳　宣宗實錄成　上御奉天門慰
勞再三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
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丙戌從耕籍
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先墓　詔賜允降　勅書諭遣曰卿以
宏才碩學事我　祖宗居密勿之地者四十年小心恭謹簡在
惟深朕嗣承大統仰惟眷倚之重倚任老成用圖康濟講學以
明治道而克啓沃之崇敬以監成憲而克欽承之修政以安黎
庶而克相成之肆海內寧一庶幾小康卿以先壠久違請告展
省朕惟孝思名教所關特從所請於戲古之大臣君子體國如

家令閭長世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未諧寅亮之功以副朕之倚毗賜白金紵絲鈔幣上尊羊米凡諸饌具稱之且命內侍阮江伴行水陸給驛公卿大夫出祖都門外觀者塡道朝野榮之至家省先壠饋奠惟謹大散賜金幣帛遺諸宗親故舊無不及者賓客過宴洽累月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墳以葬榮在郡庠時外祖家自母兄子和歿後貲產日替養其遺孤俾有成立春秋親奠墳下閭里有困於賦役而流竄者竭心

力營護招其復業俾父母妻子咸得聚處無離散之憂或有爭者輒求判正無不悅服及來京師鄉人有囚繫輸作謫戍者皆隱憫資給之不令失所其有疾病死喪者或施以醫藥或給棺衾葢所濟益廣其在朝廷爲舉惟賢無問親疎人有因事詿誤而囚繫者則從容爲之解釋上知其忠直罔不聽從而險受其惠者多矣三四十年間日侍四聖左右參賛機務恩澤及人不可勝計人莫能知榮亦未嘗言至其往還兩京辛勤勞悴從征胡寇乘危蹈險人所弗堪亦未嘗告勞朝廷有大慶會分獻南郊遣祭孔子持節封拜寵待遠人無有弗預進退起居皆有常度凡所存所履務協理道絕不爲戲狎之言褻玩

之事論事　上前詞氣温厚委曲至與僚友分別淑慝審辨邪正則凜然不可犯暇時接見朝士大夫及方岳牧守從容咨訪時政人才以備顧問嘗於所居貢側構屋若干楹環植花木扁曰靜軒退朝之暇衣冠正坐焚香讀書與所知談論經史每至夜分又於朝門之東南築室十餘楹植以槐柳退食則燕息其中或邀翰林諸公宴會為樂少傅楊公名其堂曰聚奎并為文記之東里稱其為人闓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刑辟卒歸寬恕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知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卒稱旨說者與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所著有默菴集雲山稿靜軒卷退思集北征訓子

綱

水東日記云錢待郎習禮吉水族本練子寧疎遠姻親一時難
從坐而恒爲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
習禮無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
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又云豈都御史李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
得罪下獄或欲置之死公家以問楊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
其小費而遺患或生[illegible]貴[illegible]不貸矣此亦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云[illegible]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

必問曰東楊先生[illegible]不在閣同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

執古以斷不可行[illegible]東楊斷於果可行而無礙也每秋

勑文武大臣[illegible]重囚自英[illegible]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

先生決之西楊[illegible]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乎

略片言折獄之才[illegible]歎服

又云　文廟英武[illegible]臣奏對少能稱旨[illegible]愛東楊先生之才自

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illegible]政未嘗一日[illegible]左右凡大事密

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

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雖不忍郤人之[illegible]

愛錢　文廟亦知之[illegible]遂其所[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内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筯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記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　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

已　英祖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
制

野記又云　仁廟在位特一日内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
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東楊楊即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正遂宣
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　仁宗聞之即日降内批陞東楊少傅
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
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内假以
爲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
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可戲
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野記又云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illegible]
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圖報死而
後已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
箇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
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
力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閣則吾輩
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野記又云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
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
謁　陵乎先入廟乎　上啞然曰固當先謁　陵遽從之既而

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